

目 录

王 平.....	1—65
王辉球.....	67—117
朱云谦	119—161
陈 光	163—231
陈再道	233—285
张铨秀	287—336
赵尚志	337—378
徐向前	379—500
秦基伟	501—546
梁必业	547—601



王 平

王平(1907—),原名王惟允,又名王明。1907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六)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口镇永福里横溪沅乡大湖地村一个农民家庭。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日益加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肆意侵略,横行无忌;封建军阀拥兵称霸,割据四方,不断发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深呈黑暗,灾难重重,民不聊生。王平的父亲王幼钦,终年在田间辛勤劳动,家境贫困,常常是拆东补西,左讨右借,寅吃卯粮。母亲鲍美玉,勤俭持家,但拮据的生活还是难以为继。王平的三个姐姐不得不先后给人家做童养媳,两个哥哥也相继夭折。当王平不满周岁之时,母亲由于长年积劳成疾,不幸病故,这给他的家庭带来极大困难。已经当了童养媳的大姐,只好回家来协助父亲照看幼小的弟弟,抱着小弟走东邻串西舍讨奶吃,讨不上奶就喂米糊糊。王平就是这样艰难的度着自己的幼年生活。

当王平五、六岁时,他那稚嫩的双肩就开始分担家庭困

难的沉重负荷，他和继母带来的儿子一起放牛，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他七岁时，父亲想方设法送他到本村的一所小学读书。穷家的孩子早懂事。王平知道读书机会的不易，因而他勤奋努力，刻苦用功，加上他天资聪颖，四年内就熟读了《四书五经》、《礼记》、《易经》、《左传》等书籍，还学习了国文、算术等课程。他十一岁时，父亲举债盖房，家务劳动繁多需要人手，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干活。房子盖好以后，父亲不忍心让儿子就此下去，又把他送到本村好友王巍之开的一所中药铺去帮工，学习中医抓药。王平利用干活的间隙温习过去所学到的知识，又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还找了许多中医学方面的书籍进行自学。在药铺干了一年多，由于中药铺老板王巍之对中医知识秘不相传，王平一气之下离开了药铺，又回家帮父亲干活。尽管家务劳动压身，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另找学习的机会，他曾想去报考高等小学，贫困的家境拿不出学费，他只好到大伯父教的经馆（即农村私塾）里继续读书，可他对“之乎者也”之类的老书已不感兴趣，不久就投到尹韬修先生教的四团寺经馆里学习。前清秀才出身的尹韬修，思想开明，追求进步，对新思想新知识接受较早，在尹先生的启迪教育和上海《大公报》等进步报刊的影响下，王平的思想得到启蒙，使他逐渐对苏俄的十月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北洋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压迫等等，有所了解和认识，推动着他萌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改变旧社会的愿望。1925

年，由于祖母和继母相继去世，王平不得不再次失学回家种地。

1926年10月，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王平的家乡湖北省阳新县也到处组织起农民协会，王平积极参加农运活动并被推选为横溪沅乡农协委员和大湖地村农协的负责人。“一切权力归农会”，当时的农会成了农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在国民革命伟大洪流的影响下，王平发动和带领本村农民群众勇敢地向几千年来称王称霸的封建地主豪绅阶级进攻。他们把土豪劣绅抓起来戴高帽游街，对罪大恶极者公审处决。为了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他们建立起农民的自卫武装。他们还带领农会会员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进行减租、减息、退押等斗争；同时，还开展破除迷信、改良习俗等方面的斗争，号召群众不拜菩萨，不敬庙神，不做道场，不要包脚。王平还联络和组织其它乡的农会一起，到农民运动尚未开展起来的乡村去做促进和发动的工作，率领农会会员参加围攻大冶县的刘仁八村，没收地主财产，烧毁地主房屋，使农民运动的烈火燃烧到各个偏僻的村落。1927年2月，跑到阳新县城的地主土豪勾结反动县长策划杀害了省农民协会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位同志，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二·二七”惨案，王平立即联络临近各乡村的农会，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赶到县城，揭露县长的罪行，配合武汉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派来的革命军镇压了阳新的反动势力，赶跑了反动县长。

1927年4月12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消息传来，顿时形势紧张起来，部分农会会员不敢参加农会活动，王平挺身而出，积极到农会会员中进行宣传鼓动，号召大家坚持下去，革命到底。武汉地区反动势力的日益猖獗，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被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部队击败溃退至鄂东南各县，沿途进行清乡，捣毁革命机关，捕杀共产党人，没收农会旗帜，追捕农会领导人。夏斗寅叛军的一个连突然包围大湖地村要抓王平，一班士兵正好遇见王平，但不认识，要他带路，王平沉着机智，带着敌人绕到村后山坡上，指着一间无人居住的空房，告诉敌人那就是王平的家。当敌人分散包围那间房子时，王平却趁机安全脱险了。

夏斗寅的叛军被打垮之后，王平继续领导农会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根据他的思想状况和表现，在阳新县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三溪口镇店员工会主席包顺成，准备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约定7月的一天到三溪口秘密举行入党仪式。但由于汪精卫于7月15日在武汉公然举起反共旗帜，叛变革命，反革命军队和“清乡会”、“民团”等到处杀气腾腾，清乡抓人，三溪口的工会、农会都被砸毁，王平与包顺成也失去联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大湖地村的大土豪王恒宇也在这时率领清乡团恶狠狠地杀了回来，凡参加农会活动的，轻则被抓罚钱，重则被送城坐牢，王平等农

会积极分子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他们一方面继续发动组织群众进行隐蔽斗争,对大土豪王恒宇发出警告,如他再肆意抓人将自食恶果,农会将为受害者报仇;一面又利用与大土豪王恒宇有矛盾并且比较开明的大地主王醒春,到县城活动把被抓的农会积极分子保释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王恒宇不得不有所收敛,再不敢那样公开胡作非为。

大革命失败后,王平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暂时中断,但他没有停止活动,他又组织起“同学会”、“同年会”等群众组织,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斗争。1929年上半年,王平与自通山县过来的几个共产党员秘密接上了关系,在他们的领导下,把参加过农会的人又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了农委会继续进行活动。为了打击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嚣张气焰,他们秘密处决了大土豪王恒宇的儿子王达方。王平为了到县城把失掉联系的农会会员动员回来参加革命,他装扮成做买卖的,提一篮子用商业广告掩盖着的革命传单沿路张贴。在途中的一个“莫忙”凉亭里,突然碰到敌人一支小部队搜查,王平镇定自若,以张贴商业广告为掩护,躲过了敌人的盘查。进城以后,王平机智地把住进饭铺(即旅馆)的时间登记在大土豪王恒宇的儿子被杀之前,消除了逃到县城的王恒宇的怀疑,尔后他带着联络上的同志,在敌人严密封锁和搜查的情况下,从容地离开了县城。

1929年3月,由三溪口镇的共产党员樊镇玉和尹善卿介绍,王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平入党后更加积极地

致力于革命活动。他受党组织的指示，到一所学校以教书为掩护，接待过往的党的秘密工作人员。这年10月，李灿、何长工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由赣入鄂，在大冶、阳新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相继创建了乡、区苏维埃政府。王平组织宣传队，积极动员群众支援红军，支持苏维埃政府，并率领农民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抗债斗争。王平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刚建立不久的乡党组织成份不纯，党支部书记王茂林竟是“哥老会”的头子。不久，王平找到已在红五军第五纵队担任副官的共产党员包顺成向他反映了乡党组织不纯的情况，并要求参加红军。王平的要求得到包顺成的支持。1930年5月下旬，王平带着区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参加了红五军第五纵队（6月上旬扩编为红八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战士。从此，王平开始了一生漫长的为人民大众翻身解放而战斗的戎马生涯。

二

王平参加红军以后，被分配到刚经过改编的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当战士宣传员。他不仅勇敢地参加战斗，而且利用行军和战斗间隙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张贴革命标语。由于王平工作认真负责，不久调任纵队宣传队副队长并代理队长。

1930年7月3日，在红三军团攻打湖南岳州（今岳阳市）的战斗中，王平奋勇当先，一边高呼口号鼓舞部队斗志，

一边对敌喊话发动政治攻势，激战中他一人就缴获了三支步枪，为此军团部奖励他四块银洋。当红八军撤离岳州时，他冒着敌人炮火，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岳阳楼下写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最后一条标语。岳州战斗后，王平被调到一纵队新成立的机关枪连担任文书，同时兼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克长沙，部队进行整编，王平所在的连队改编为红八军第四师第三团机关枪连。部队在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有些战士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开了小差，个别老乡来找王平，动员他一起走。王平意志坚定，耐心劝说老乡留在部队坚持革命斗争。

由于王平在参加红军时没有来得及带党员组织介绍信，9月下旬，机枪连党支部根据王平在战斗中的表现，在袁州（今宜春）召开支部大会，由连队司务长、共产党员冯振玉和给养员、共产党员聂云卿介绍重新入党，参加了庄严的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团政治委员黄克诚代表党委到会讲了话。这是王平一生中第二次入党，入党后便担任了连党支部组织委员。不久，王平参加了中央红军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他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表现出众，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被提升为机枪连指导员。在1931年7至8月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王平和连长冯佩胤率全连随三万主力红军从福建西部绕道千里回师兴国，行军途中，王平运用各种机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鼓动战士

们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毅力,使全连斗志旺盛,士气高涨,在遭到很大伤亡的情况下,仍然圆满地完成了向敌人阵地莲塘圩突击的任务,歼灭和击溃了大批敌军。第三次反“围剿”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红八军第四师第三团改编为红五军第三师第十一团,王平被调任团部书记官兼组织干事、青年干事,还担任了全团青年队长,党内担任团党委秘书兼团的少共书记等职务。在此期间,王平表现了出色的才能,他除了担负军队工作而外,对宣传和发动群众参加红军,肃清苏区内残存的白色据点——土围子,组织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巩固和扩大苏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2年4月下旬,江西汝城战斗后,王平担任红三师十一团党总支书记,不久调任师政治部党总支干事。7月,又调任师教导队政治委员,轮训部队军事政治骨干,他亲自担负讲授政治工作和科学文化知识等课程。1933年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王平调任红三师九团教导员(相当于团政委)。他和团长文年生率领全团参加攻打南丰和黄陂的战斗,给予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在3月21日重创敌军的草台岗战斗中,红三师作为军团预备队在指挥所待命,当战斗进展到关键时刻,军团长彭德怀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王平和团长走在全团最前面,在一个丘陵地带的树丛中突然与敌一个营遭遇,团长文年生中弹负伤,王平立即指挥全团勇猛向敌冲杀,经过激烈战斗,击毙敌营长,俘

敌四五百人，缴获了大批美式武器装备。在这次战斗中还缴获了一支制造精细又小巧玲珑的西班牙手枪，后来王平作为战斗纪念品赠送了周恩来。

第四次反“围剿”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江西兴国模范师编为红三军团第六师。1933年6月中旬，王平奉军团首长的命令，到兴国模范师参与对部队进行改编整训，并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政委。但由于译电员对电报翻译上的误差，将当时王平的名字——王明译成了政治处主任汪玉明，于是王平改任六师政治部组织科长，随后又担任该师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红四师第十一团政委吴宗太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中牺牲，政治处主任甘渭汉负伤，王平调任十一团政委，不久又兼任该团政治处主任。1934年1月中旬，王平和团长邓国清率全团参加了攻打福建沙县的战斗，夺取了福建军阀卢兴邦的兵工厂，缴获了大量兵工器材和武器弹药，攻克了沙县城。4月，红三军团回师江西，十一团随军团首先参加了团村战斗，随后又参加了保卫广昌的战斗。27日，在敌人向红军清水塘阵地攻击时，十一团作为红三军团的预备队隐蔽在指挥所附近，当进攻之敌突破了红军前沿阵地向指挥所冲来时，军团首长果断命令十一团反击，王平和团长率全团刚一出动，立即遭到八架敌机的轮番俯冲扫射。反击的部队受阻，王平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的向前迅跑，面向部队大声疾呼：“同志们，不能停，向前进！前进就是胜利！”由于他强有力的战场

鼓动和广大干部一往无前的拼命精神，全团无一人畏缩害怕，对敌人展开了勇猛的反冲击，指战员们不怕流血，不怕伤亡，前仆后继，终于坚守住了阵地。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军团长赞扬说，“打得好啊！十一团的政治工作真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由于党内第三次左倾的错误方针，使红军一直处于单纯防御和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的工事和武器被敌人的飞机、重炮炸毁炸坏，人员遭受重大伤亡，处境极为困难，十一团官兵连油、盐、蔬菜都吃不上，武器弹药更是奇缺，不得不派侦察队晚上摸敌尸收集枪支弹药。在8月28日的保护山和蜡烛形战斗中，十一团掩护兄弟团撤退，一颗炮弹突然在王平身边不远处爆炸，将王平耳朵震聋。不久，团长也中弹负伤。王平指挥全团坚守阵地，直到兄弟团全部转移出去。8月30日清晨，敌人进攻驿前。十一团位于红四师防守阵地的最前沿，王平在团参谋长康胜扬的协助下指挥全团抗击敌人。敌机轮番俯冲扫射，重炮狂轰滥炸，全团阵地变成一片硝烟火海，阵地上的树木被炸光，部队伤亡惨重，不少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倒在血泊中，换了一茬又一茬，最后终因寡不敌众，部队撤出驿前阵地。在这艰苦恶战条件下，王平的痔疮病突然发作，大量出血，疼得连路也走不了，被同志们从火线上背了下来。当时红军部队的医疗条件很简陋，设备和药品都不足，没有麻药，王平咬牙关忍巨痛由卫生队长靳乃川主刀做了痔疮手术。手术后没几天，他就拄着拐

棍，随军团和师的首长去前沿察看地形，布置构筑防御阵地抗击敌军。

10月7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王平坐在担架上指挥全团随红三军团从石城撤退，15日到达于都地区，进行兵员、干部、弹药补充，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开始长途行军和作战。16日傍晚，王平率十一团随中央红军一起，在于都河旁告别了中央苏区人民，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路程。

三

1934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分三路全线突围，红三军团为右路前锋，十一团为右路前锋的前卫团。部队出发不久王平就发了疟疾，有时坐担架，有时拄着拐棍，他顽强地指挥全团行军作战。10月22日，十一团攻克固陂，歼敌一个营，缴获大批军需物资，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11月3日，十一团奉命在4日拂晓前攻下汝城以南大来圩一个敌占寨子，为主力红军打开通道。这个敌占寨子有四座炮楼，防守火力很强。王平拄着拐棍，连夜布置作战任务，由团参谋长率二营破坏敌人设置的障碍，一、三营准备攻打敌炮楼。可是到了凌晨仍无动静，王平立即来到前沿，他被想不到的局面惊呆了，部队由于几天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干部战士都横七竖八地累倒在地上呼呼睡着了，顿

时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时间刻不容缓，他叫醒团参谋长和二营长，立即组织部队推来山炮，瞄准敌炮楼进行射击，一、三营杀声震天冲上寨子，打开了敌封锁线的缺口，从右侧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15日全部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为使主力红军摆脱尾追之敌，十一团又奉命离开主力向临武方向牵制吸引敌人，在奉命返回途中，由于大雾弥漫误入敌人伏击圈，面对两边山头上敌人夹击的危危险情，王平急中生智，一边命令部队火速外撤，一边向敌人大声喊话：“你们都瞎了眼啦，连自己人都不认识！”利用敌人一时摸不着头脑的机会率部迅速撤出伏击圈。

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战斗中，王平指挥全团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直插湘江边，在广西新安的灵渠搭浮桥渡江，向桂林方向前进，并作出佯攻桂林的架势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过江。随后王平率全团追赶主力红军，在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白崇禧部的袭击下，边打边走，翻山越岭，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强行军速度，沿西延山脉的苗山进入贵州。在通过苗族聚居地域时，王平教育全团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部队顺利通过了苗山地区，于12月16日到达黎平地区。1935年1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三军团第四师由水口渡过清水江，王平率十一团作为师的先遣团逼近桃子台，侦察乌江抢渡点，并驱逐了桃子台北岸之敌。侦察排用木桶、大洗澡盆先行划过江，团主力迅速架起浮桥渡过乌江，经尚稽向遵义前进，配合红一军团于1月7日智

取遵义城。

遵义会议期间，十一团驻鸭溪进行打土豪和扩军工作。遵义会议之后，十一团奉命掩护主力红军撤离遵义。当尾追之敌先头部队追来时，王平指挥十一团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将进抵遵义城下的一个营追敌打退，随后十一团又参加了土城战斗。1月29日，十一团作为红军左路纵队的后卫团，坚决抗击和阻挡敌追兵，掩护主力红军在土城上游架浮桥渡过赤水河。在敌追兵迫近而十一团自己的一个营还未来得及过河的情况下，王平当机立断下令炸掉浮桥，保证了主力红军安全渡河任务的完成，而未过河的那个营于几天后从另一处渡河归队。2月9日，红三军团到达扎西，按中央军委决定进行整编，军团取消了师一级编制，将原来的三个师整编为四个团，干部层层压低配备，王平重又担任十一团政治处主任。2月19日，十一团作为军团后卫，胜利地二渡赤水，直扑桐梓。

2月25日中午，十一团刚刚到达桐梓城外，就接到彭德怀军团长的急令：“娄山关战斗激烈，全团火速前进”。王平协助团长政委率部日夜兼程，沿着桐梓到娄山关的大路疾进。根据军团部的战斗部署，十一团从娄山关左翼远出迂回板桥敌人，并切断其退路，配合正面部队突击敌人。十一团取道点金山下，沿着一条蜿蜒小路由板桥进发。由于山路难走，时间紧迫，王平积极参与团的指挥，他们不辞辛劳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提出“歼灭娄山关之敌，再占遵义城！”

“不怕跑，不怕累，坚决兜住敌人！”等口号，全团官兵士气高涨，斗志激昂，连夜冒着刺骨寒风，顶着大雨，踏着难行的陡山滑路，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赶到板桥。部队来不及吃饭休息，王平又配合团政委张爱萍立即指挥前卫一营向外围之敌发起冲击，迅速抢占了镇外的山头，并趁势向镇里进攻，“飞将军从天而降”，敌人在突然打击之下仓促应战，不支而逃。经过喘息之后，敌人又集中了一批兵力，对十一团发起反击，团政委张爱萍和一营一连处于危急之中，王平立即指挥一营三连向敌猛烈突击，将敌打垮。随后，十一团与兄弟团队一起，在板桥周围山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追歼残敌的战斗。27日凌晨，十一团沿着公路奔向遵义，在距遵义三十多里的十字铺追上了敌人，将其歼灭大部，余部狼狈向遵义逃窜。十一团紧追不舍，追至遵义城下，在老城东门外将敌余部五六十人全部俘虏。27日晚，十一团与兄弟团队一起，向遵义城发起猛攻，于28日晨中央红军再占遵义城。

29日拂晓，中央军委命令十一团向鸭溪方向前进追击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溃军。命令指出：中途如遇敌中央军吴奇伟部，即采取宽正面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抗击，消耗疲劳敌人，待把敌人引到遵义城外二十里处时，就构筑工事，依山固守，顽强抗击，坚决把敌人拖住，以利红一、三军团主力从左右两翼突击歼灭敌人。接受命令后，全团立刻开到老鸦山左侧一带山地集合，由王平在队前作紧急政治动员。正在这